

自然安息角 - 大塔山啟示錄

榮獲第一屆國文老師文藝創作獎散文獎

胡湘慧

那是一條寂靜走向靈魂故鄉的路。

對鄒族老人家而言，大塔山是聖境之路，祖靈寄居安息之所，它崇高聖潔而不可侵犯。在昔日鄒族人一生中，除了死亡，恐怕只能寄望遠眺曙光乍現的片刻和短暫夢境中，偶然的相遇了。

從沼平車站望過去蜿蜒聳立的阿里山山脈，摺見平行脈突出的最高點，相傳那是鄒族人靈魂歸依的處所—大塔山；不遠處，隔幾個凹陷的小塔山，略低微的高度是惡人與凶死者靈魂的聚所；而前塔山則是善人死後前往的樂園。幾個山系盤桓的據點，就像緊握的拳頭，向廣袤的生界舞台賁張鄒族人想像的可能：山神掌管靈魂歸屬的生殺大權、主持了人間正義……；山峰古樹、密林獵徑，都盪漾著迷人的神話傳說，鄒族人將森林思維廣泛地建構在社會制度上，描繪著文化光譜，用生命紋路詮釋這塊土地的深厚，連死亡的靈塔也注定依附在這蒼茫天地之間。

而我，只有自然野趣沒有情感包袱，沿著鐵軌走來，在十字分道約三百多公尺右方空地，發現大塔山步道依附稜線而上，散落滿地雜物的入口處，路牌標示著：「危險！」，登山客綁在樹梢的塑膠帶卻又暗示：「走吧！」

一絲猶豫後，我決定循著自然思緒走，跨越低矮茂密的冷飯藤，拾級而上。我並不太在意機械性的人工步道對膝蓋的傷害，不過，沿途芒草、玉山箭竹告訴我，人們假借許多正當性的理由，將土地與森林踐踏了。約莫過了半山腰，幾個轉彎處，天空逐漸開闊起來，脫離了林隙閃亮的陽光，四周開始飄起了雲霧。我遠遠地眺望玉山，山巔上覆蓋著白雪。與玉山平行的雄渾壯闊相比，塔山依舊有雄據一方的霸氣。在阿里山溪下切破空地帶，瞧見帝雉悠閒自在地踏著步伐。托步道未完工之福，吹著口哨愉悅地踩在天然石階上，伴隨地勢而生的岩塊懂得膝蓋的受力，三兩下我穿梭芒草叢中，攀爬 148 階天梯，登上塔頂。

舉目四望，這是個俯瞰的好景點！此處山巒無法跨越的高度，讓視野豁然開朗，台灣海峽第一道水氣迎面吹拂而來，頂巔隨時匯聚山嵐，雲霧壟罩，時而清晰可鑑，時而如墜五里雲霧。此刻能夠讓你拋棄塵思，瞬間冷靜下來，期待自己單純的像一陣微風，順勢吹落這火了滿山片野的紅榨楓；又或許該像這孤傲的灰面鳩，臨風顧盼，等待下一次的飛行。921 震後的軍營仍然矗立著戒嚴時期的意識形態，野地裡的法國菊兀自盛開一季的美麗，可惜建物殘破了、花兒老朽了，時代的巨輪往前飛奔時，將它們遠遠拋諸在後了，這裡往往只遺留登山客滿地的垃圾與生靈的沉思。

鄒族人應該生氣，祖先為什麼不懂生活情趣，白白讓出這好山好水給紅檜扁柏生長化育？給了小鳥枝頭亂鳴？給了年邁老去的靈魂欣賞？心情隨著這思緒盪到谷底，在擁擠人潮、肩併雜沓的步道上，鄒族祖靈哪去了？

靈魂聖地幾度易手，想來是鄒族人始料未及的吧！當年日人平和入據阿里山鄒族大社，鄒族人天真的以為日人是神話傳說中「瑪雅」—失散的兄弟（*1），而與族人稱兄道弟的日本人卻是著眼於阿里山大片的原始檜木林，為開發珍貴的林產，興建森林鐵路，長驅直入族人舊有居地，在善意表象的背後，鄒族人付出許多的代價；改朝換代後的國民政府，實行一連串的「山地平民化」政策，覬覦的仍是那一片蒼鬱森林的經濟效益。鄒族人面對當地文化由衝突、對峙而喪失的過程，神話世界一夕瓦解，仍是一臉的無奈與茫然，或許文化的意義常常是在失

去之後才被彰顯出來吧！

大塔山最後由軍方進駐，成為監控彼岸的重要基地，幾位離鄉背井的年輕人，當了大頭兵才有幸一覽聖山美景。現在林務局在塔山致高點架設大哥大發射基地台，試圖在靈魂深處開挖淺薄語言的通訊價值！望過對山，正巧是熱鬧的阿里山森林遊樂區，大佛像在雲霧間翻動，不論是吳鳳還是蔣介石，對比滾滾紅塵的俗世經驗，只有森林火車不間斷冒出的黑煙，裝載一世紀的開拓史，穿梭樹林間，或許才是真正的永恆吧！又或許整座阿里山只是個幻象，不存在於現世，這人世間的一動一靜只存在鏡花水月與明日躍升的朝陽之間。



仰望大塔山



步道今（左）昔（右）

山芙蓉花開，蕭颯秋風吹起山芙蓉花瓣，老人家在月光溪谷少有的獵徑上唱著古老的歌，樂音蕩啊蕩的晃出朦朧淒迷的夜。歌詞是這樣寫的：

我們這些坐著的老年人，彼此相互照顧。
我們坐在一起的老年人，讓我們的心清靜吧！
……………（略）

少女唱歌的聲音很好聽，唱起來有回音傳來。
我年老了，唱不出歌來了。
我想唱歌，但氣已唱不出來了。
今天，我和住在大山的弟弟見面。
我們見面，我帶著楓樹花。
我心裏愁苦，因為我將會離開這兒。
我心想著，也許我們將永遠無法再見面。（引自蒲忠勇鄒族民間歌謠）



老人家對唱 Somoloso

老人濕潤滄桑的眼角遠望大塔山—宿命地相信那兒就是靈魂最後的歸處。我瑟縮在月光的羽翼，流下感動的淚珠：在絕望中仍能追尋希望之花的人，是多麼令人敬佩與振奮！

永遠的安息角在哪裡？

大塔山對現代人而言，只是眾多旅遊路線，不甚起眼之一，何曾想起他竟是撫慰鄒族人心的湧泉，是孕育檜木純林的原鄉；過往縱橫阿里山林野的鄒族人，絕不敢逾越大塔山，冒瀆祖靈。然而，曾幾何時大塔山靈魂都失落了，失去心靈的供養，精靈不再護守，只好任憑土石의崩塌滑洛。於是，我知道：物質環境的崩潰完全肇因於倫常的墮壞。一旦敬畏的關係喪失，經歷相當的歲月之後，山的意義也逐漸褪色，乃至滅失。當鄒族傳統社會組織瓦解，神話神聖肅穆的色彩轉而世俗化；部落實體失去信仰支撐的基礎，星空冷月下禮敬謳歌的神奇不再，篝火石堆中鄒族的社會和文化也因而解組。台灣子民在政權幾經替換後，又何嘗不是如此的無助呢？俯拾荒蕪、破碎的人心，無疑的，我深信大塔山就是自然安息角，一如鄒族人信賴無懼地把靈魂依靠在大塔山平衡穩定的護翼下，仰望他的屹立高聳，森林嚴肅的課題就在自然的互動與個體彼此的尊重當中學習，在無私與貪婪心中，建立文化的信仰；在恐懼與自在之間發現山巒聳立、曲流蜿蜒的意義，以及人存在天地之間的使命。

沒有永恆的聖山，只憑當下意念的護衛與堅持。

至於靈魂課題，在宇宙湧潮般的生命訊息，歸屬的感覺就像雲海中的浪花經過一番璀璨風光後，又回歸大海，廓然寂靜；也像那掌聲，靜止不動的雙手無法帶動昂揚的聲響；只有在不斷的激盪中，滿足那一聲聲的美好！

*1 鄒族洪水神話中與鄒族人折箭為信物後，分散的兄弟。